



黑暗也能看見

給生命一份禮物

感動推薦

何笑英 /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總幹事

李立中 /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副校長

周淑屏 / 作家

梁裕龍 / 2010年十大傑出青年

陳嘉慧 / 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社工

李香蘭 / 作者、插畫家

彭晴 / 電台節目主持人

盧勁馳 / 作者、詩人

作者：鄺頌安

目錄

代序	4	訪問3 落地生情——「彩色人生・盈富於心」長者義工計劃	60
何序	6	訪問4 食咗先講——「無國界婦女大使」計劃	68
李序	8	• 聽不夠・看不清	78
周序	10	• 你杯茶	81
梁序	11	• 文字聽診	84
陳序	12	訪問5 故事的故事——劇團「聆動空間」	86
李序	14	• 崖邊的雞胸？	96
彭序	16	• 轉台	98
盧序：一個視障作者的遊牧視野	18	• 錯愛・遲愛	101
自序：無端端入鏡頭	24	訪問6 乘恩航——感恩城市慈善基金	104
訪問1 火上加油——環保組織「綠慧公社」	28	• 放到眼前	114
訪問2 我・舞・視——藝團「微風吹」	38	• 一起笑	120
• 自聽自話	48	• 我的爛gag	122
• 皺眉	51	訪問7 棋唔係咁擺？——長者劇團「六十上下」	124
• 沒有選擇的選擇	55		
• 守護天使？	57		

自序：無端端入鏡頭

這書面世前，本人已懷胎21個月，卻還是早產。

一次，因MP3錄音機電源不足，我卻把它連繫到手提電腦上，「吸一會血」，錄一會音。結果，操勞過度，英勇殉職。可是，當天受訪組織竟熱情地傾巢而出，部分人卻因加班而中途加入，在沒有時間哀悼錄音機的同時、又不好意思抹掉滿背冷汗，並於七、八位受訪者之名字先後從左耳入右耳出之後，我才繼續在一些基本問題上「自轉公轉」。

好不容易，待得他們的上課時間到了。致歉、另約日期，並打起最後一分精神和力氣，撐起了一抹笑容……直至一位受訪者給我送別，她那毫無責備的笑容被升降機門無聲而緩慢地封起。

另一扇門隨即朝我打開！

許多次，收聽錄音時，總發現一把唸書一樣的聲音，將一句問題毫不自覺地化作須要填上六個逗號、夾雜了「嗯唔、呀呀」的催眠曲，期間，我不時反問，怎麼沒有跟進這話題呢！

下筆！選擇恐懼症立時發作！

《生命中該有的——張寶華談人物專訪》——危急中，我發現了這本書，更是從社福機構的錄音書圖書館找到的——ready to read！

Yo！多動聽而目標清晰的書名啊！素來歧視名字字數過多的我也不禁滿心歡喜！拜讀之後，只知前輩文采極好，文字風格也跟過往一年不停追讀的、報章雜誌的人物專訪大大不同。還有，書裡提及的、優質訪問的先決條件，如工作團隊，大概也只會「下次」方能出現。

寶山就在眼前，更為觸手可及的卻是一道鐵絲網，被圍倒的竟是自己！

就這樣，我眼裡似乎營養不足的一本書還是來到你們手中，會否太「輕磅」？

感恩的是，在上帝的祝福下，此出版計劃能從眾多有意思的計劃書裡，於評審面前得蒙垂青；而本人的訪問邀請，也得到多數機構的正面回應；撰稿期間，也獲得友好的意見；尋訪出版社時，在近乎cold call的情況下，更意料之外地收到迅速回應……都

是恩典，對於這個訪問初哥！

在此，深深感謝各受訪組織：綠慧公社對環境的愛、感恩城市慈善基金的勇往直前、聆動空間的一片天、六十上下那團跨年齡的火、無國界婦女大使的一雙雙巧手，以及她們炮製的「香」情、左鄰右里一家親的獅子山情懷、微風吹的竭力追求。不能一言而盡，卻都深刻而寶貴！

此外，收到長輩好友的序言，則是主菜以後的甜品，有點膩，卻教人不自覺地往「胃氣」規律地擠出的肚裡塞去。當然，在這樣公開的場合，長輩摯友所寫的均是有讚無彈，但讀到他們對出版計劃的認同，讀到他們對受訪者的欣賞，甚至有人從書裡得到一點信仰上的反省，無一不讓我從電腦椅上彈起，哼著歌，手舞足蹈起來。有誰不喜歡被欣賞呢！

在此出版計劃裡，還有甚麼神秘受訪嘉賓？有一個發問前太多假設、聆聽後太少反應的記者；有一個在未搞清融入主觀感受、還是堅持客觀報導較好，卻硬著頭皮繼續寫稿的文字工作者；有一個要求受訪者提供相片時務必連同文字描述的視障人

士；有一個在序言裡被讚賞的自己；還有一個收到讀者回應會比平常雀躍十倍的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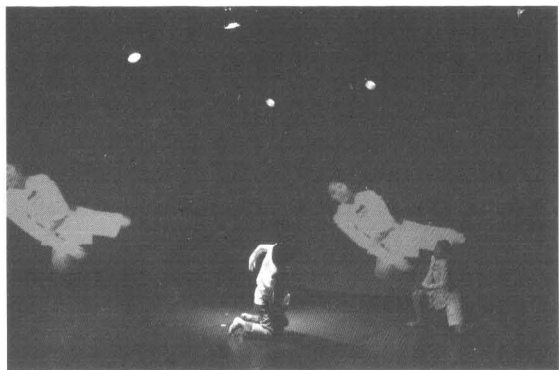
過程裡，彷彿自己也有幸接受了一次漫長而非正式的訪問。

為何會有這樣的我？

在此就是要硬生生地插進一段話，多謝那位替我轉接地買來MP3錄音機、為我把飯碗夾得密鋪平面、願意走在懸崖和我中間的女性。多想每天摸一摸你的臉，並真誠地跟你說聲多謝！

鄭頌安

2011年01月07日



全失明舞者戴著微型攝錄機，與健視舞者一同起舞。透過攝錄機的幫助，觀眾欣賞舞者舞動的同時，亦能透過佈景板上的投射，看到若失明舞者有視覺的話應會看到的景象。（攝影：謝明莊）



在《微風吹VII——敢觀敢想》裡，舞到最後，舞者隔著輕紗，將一份對觸覺的渴望傳遞出去。（攝影：謝明莊）

訪問2

我·舞·視—— 藝團「微風吹」



一樣會跌

「原來講到舞蹈嘅時候，我真係唔覺得自己嘅身體上面有咩比佢咗（視障人士）多咗，或者優勝咗，我好似佢咗咁，一樣好容易跌倒啦，一樣會聽唔明一啲指示啦……」被問及與視障人士一起跳舞的情況，Sharon緩緩地說。她身旁的阿詩輕聲插嘴道：「一樣畀編舞鬧啦！」

聽罷，受訪的三人同時大笑起來。笑聲過後，Sharon再次強調，學習跳舞的過程裡，視障和健視的學員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優劣高低之分。

看見黑暗

1999年的某天，在學前幼兒中心裡，一個約三歲的孩子正等候上課。當舞蹈老師踏著波鞋，無聲走近，相距尚有四、五米之遙，孩子的母親問：知否誰人來了？那孩子立即肯定地說出「阿詩」。

對此，阿詩心裡十分驚訝，因為眼前的小孩是完全失明的。「作為一個成長咗嘅城市人，如果你叫我合理眼咁，有個人走入嚟，我根本無可能知道佢係邊個。」自此，藝術工作者阿詩非常

渴望透過與視障人士相處，重新發現一些因城市生活而消失了的才賦才能，同時找出更多舞蹈裡的可能。

接著的一段日子，她曾暫居菲律賓的貧民區，不時經歷停電的摸黑生活，令她更確信「黑暗」的可能性。因此，2001年回港後，在香港展能藝術會協助下，她籌辦了鼓勵視障和健視人士一起參與的「舞蹈 / 音樂工作坊」，並舉行了三場感觀舞蹈裝置演出（《明》）。

就是這樣，一個旨在提倡藝術平等參與的非牟利藝團「微風吹」便正式成立了。

跳出MV世界

「自從隻眼有事之後，很少再參加一啲跳舞組織，因為無可奈何地，參加出面嘅舞蹈團嘅話，就好難跟得上。只係能夠嚟屋企……」自小熱愛跳舞的Eunice笑了笑，道：「跟住啲MV，聽住啲音樂，個人嚟度跳呀，自己陶醉嚟自己個世界囉。」

直至2008年，縱然要兼顧工作，Eunice還是參加了「微風吹」的短期工作坊，重新邁向兒時夢想。

基於確信「美的準則」並非由部分人決定，以教授現代舞為

主的「微風吹」，不會要求學員務必做到某些指定動作或姿勢。相反，教學經驗甚豐的阿詩會因應各人的能力，以不同方法啟發學員，讓他們理解每個獨特要求，並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舞蹈。在這情況下，Eunice那個「跟大家有唔同」的想法便慢慢放下了，「我之前成日覺得，可能佢哋睇到，會容易啲理解個姿勢點樣去擺呀，但其實根本都無講過個姿勢點擺，只不過係編舞（阿詩）去描述，我哋就從心去做出嚟。」

Eunice指出，這個想法其實是自我歧視，大大影響學習的進度。基於類似心態，在「微風吹」成立之初，一些視障成員認為，健視朋友願意跟他們一起跳舞，實是「好人之極」；另一方面，部分健視成員則會抱有一點「做義工」的心態，參與課堂。但經過多年的相處，這樣的想法已漸漸改變了。Sharon指出，在「微風吹」裡，她明白到，視障人士的能力比自己想像的高得多，他們那份盡力發揮潛能的態度更是值得欣賞。

那麼，「微風吹」又提供了怎樣的空間，讓視障人士發揮潛能呢？

在技術層面上，與視障人士一起練舞，除了地點易於抵達，空間廣闊無阻，阿詩認為清晰的教學指引亦是相當重要的。舉例說，阿詩會避免使用「這邊、那邊」等形容詞，皆因它們包含

了視覺元素，視障人士根本無法掌握其中所指。此外，排練過程中，其他感官的運用也相對增加了。在觸覺方面，除了直接的身體接觸，成員亦會透過道具（如：手杖、汽球等），互相帶動起舞。阿詩指出，這已經不止於配合視障人士的需要，也是在建立一種新的舞蹈語言。

觀眾與演員

「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能力嘅人喺個group，好容易啲人就會歧視咗呀，一係就唔嚟睇（演出），覺得係Disable Art，另一啲就係嚟咗（睇演出），就點都要拍手，點都要覺得好。」阿詩說，這也是一種歧視，因為視障人士的能力沒有被正視。

觀眾如此兩極化，阿詩認為是由於他們曾看過欠缺質素的展能藝術演出。因此，對於「微風吹」的每一個成員，她的要求是頗高的。舉例說，在剛過去的演出《敢觀・敢想》裡，Sharon與另外兩位舞者需要拿著手杖互動起舞。為求動作利落清脆，他們花上不少時間練習，以求更準確地掌握節奏。縱然較高的要求會帶來壓力，Sharon卻笑著說：「我覺得自己同藝團，喺表演上面都成長咗。」

另一方面，儘管視障成員的參與或會導致觀眾兩極化的情況，

在創作過程裡，阿詩卻沒刻意迴避這課題。就在2001年的演出《明》裡，「微風吹」設計了兩條通道，放滿了不同質感的物料，好讓蒙眼進場的觀眾感受各樣的觸覺刺激。而在2003年的演出《觸•動》裡，他們亦曾起舞於黑暗之中。演出時，全場燈光關掉，額前戴上電筒的演員便圍著坐在場地中央的觀眾起舞。阿詩說：「其實，你（觀眾）睇到同睇唔到都唔係好大分別，亦都有觀眾話，根本我就睇唔到你哋邊個視障，邊個唔視障。我哋都幾成功，因為我們都唔想highlight呢樣嘢。」

事實上，透過「微風吹」的演出，與觀眾一起探討視覺的豐富和限制、看見與否的分別。在2010年的演出《敢觀•敢想》裡，舞蹈在劇場最遠的地方開始，並在約75分鐘的演出裡漸漸移近觀眾。最後，舞者不單近在眼前，觀眾更能隔著一張薄紗，與舞者接觸。同時，在那觸手可及的薄紗上，一些代表著不同觸感、日常觸摸到的物件則被放大千倍，近距離投射在觀眾眼前。這樣的設計，正是要挑戰觀眾視覺的極限。

沙漠•誰造

穿上由名牌包裝袋做成的舞衣，配以特別的化妝，她邁出自信的步伐……

舞台上，Eunice曾扮演一個shopping monster。她坦言首次演出之時，仍不相信自己擁有那「浮誇」的性格，因而演得有點緊張。但聽了其他成員的提醒，她重新聆聽自己，回想平日「吋嘴」的表現，總算突破了自己預設的框框。「我覺得真係做番自己囉，所以，好享受成件事！」

除了享受和回味，「微風吹」還讓Eunice得到甚麼嗎？自小喜歡藝術的她說：「『微風吹』畀番我一個夢想，我覺得真係一個夢想，因為我真係無諗過，原來係可以做到囉。」

「給我一個機」乃「微風吹」本年的主題。因著深信藝術能帶給人一個整全發展，並眼見本港具質素的藝術教育不多，「微風吹」將本年定為教育年，分別開展了成人和兒童的教育計劃。

現實卻是，既欠缺學校的宣傳支援，亦得不到家長的認同，兒童教育計劃只有九人報名，當中亦只有一位視障學童。

「我諗……失望唔能夠形容我嘅心情，其實，我覺得係痛心。」阿詩低聲說。經過多年與視障人士相處，她深深體會到，視障人士和健視人士實在分別不大。「如果年紀好大，先有人話畀你聽，其實你做得好，第一，你唔會信；第二，你會好辛苦先再做到。咁個個人係咪disable呢？最後係心靈上（disable）呀！」

藝術，在這片被繁忙生活榨乾的土地上，真的可以茁壯成長嗎？阿詩知道，自己可做的不多，但她依然輕輕地說：「我覺得有個mission畀咗我，我就盡量做囉。」

微風吹是一個註冊藝團，致力於原創藝術，並提供優質藝術教育，藉以發掘參與者的藝術潛能。除以舞蹈為主要藝術表演形式外，藝團還提供其他訓練，如觸覺藝術、聲音演繹等，旨在透過五個感官去探索藝術，倡導一種不僅透過視力去學習和欣賞舞蹈藝術，在這個領域，藝團可說是本地及國際現代藝術的先驅。

電話：6717 4351

電郵：breezeacrossushk@gmail.com

網頁：www.bau.org.hk

崖邊的雞胸？

電視傳來何韻詩的歌聲，拿著碗筷的我扭頭回望。

叮！筷子碰到碗邊的清脆響聲，竟比喇叭播出的樂曲更為刺耳，碗上添加的一塊雞胸沉甸甸地壓到心頭！

回頭看看自己的碗，餸菜早已密鋪平面，堆積如山！那晚，母親已非首次悄無聲息地替我添菜，我亦已再三「提醒」她，縱然視力已不如前，自己仍能處理這些小事。

「不如你餵我吃吧！」我冷冷地丟下了一句。

大廳裡，樂曲輕快飄揚，我和父母卻已寂然，恰如涼了的菜餚，凝固在黏稠的空氣裡。

自小，對於深近視的我，出入眼科診所早已是常事，證實患上青光眼後，覆診次數便更頻繁。候診期間，在嘈吵的醫院裡，我和母親總愛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話家常。年少時，我挨在她肩上小休；長大後，則喜歡以臂膀搭著她的肩膀，讓她閉目養神。偶爾，我們亦會在覆診後把臂同行於大街小巷。

只是一塊雞胸，就讓這份多年的母子情變質了嗎？

又一次，我和母親前往韶關旅遊。在丹霞的山路上，身邊擁擠著團友，母親總是放不下心，總要牢牢地把我攙扶，並刻意站到我和山崖之間。誠然，山路既非狹窄，也不崎嶇，即使獨自走畢全程，我自信也不會出甚麼意外。於是，我把母親遠遠地拋到後頭。

一位團友大概看出了箇中情由，便走近身旁，既暫代母親之職，亦給我勸說了幾句。我只懂支吾以對，皆因心頭已被猛力捏了一下。

我停下腳步看見母親帶點疲倦的神情，心裡很是自責。待她走到身旁，我重新搭著她的肩，一起走畢那段山路，走畢那段旅程。

沒錯，因著視力所限，也曾錯夾了不愛吃的肥肉，也曾誤撞上不顯眼的欄杆，因此，母親的協助確是合情合理。

只是，受到誤解、被人看輕亦委實不好受——當時，還是剛開始面對視障這回事，不少心理關口仍須逐一衝破。此外，若能引導身邊的人，正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，那也是利多於弊。

可是，在這個溝通過程裡，我們實在需要多點技巧，多點包容——特別在摯親面前，皆因一句說話，一個小動作，也隨時可以造成墮崖一般的傷害。

本書作者自大學時期視力開始急速衰退，由光明進入黑暗，期間經歷許多心靈掙扎，從逃避到自我接納，至今天豁然接受自己與別人「不同」，積極迎向生命的挑戰，這才發現，他對人生「看」得比以前更多更深。誠如他在文中所言，視障人士絕非Disable，正確來說，Disable應解作D（Difference）is Able！

「頌安讓我們明白到，身體上的障礙只是一些個人的特徵，並不代表能力遜於他人。」
（何笑英 / 香港失明人協會總幹事）

「透過安仔的訪問，我彷彿處身於不同的角落，進入一向被我忽略的圈子裡，有機會了解到社會中不同人物的生活，細味人生。」

（李立中 /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副校長）

「或許一般人也慣常用眼去看世界，安仔卻沒有因為視力的衰退而放棄與外界接觸，反而他善用上帝給他的恩賜，積極地用心去檢視及察驗這個世界。」
（陳嘉慧 / 香港信義會長腿叔叔信箱服務社工）

「使我敬佩、動容的，不單是因為安仔克服了視障，以完成這許多種種，而是他其實比身邊的人看的更清楚。」

（梁裕龍 / 2010年十大傑出青年、香港眼科醫院副顧問醫生）

「此書介紹了一些為理想默默耕耘的組織，有心有力。他們不為金錢，而是為了人的基本需要：愛。愛自己、愛別人、愛地球。」

（李香蘭 / 《上下禾峯》繪本作者、插畫家）

「《黑暗也能看見》希望做到的，正是透過介紹不同團體，了解他們的理念、成立、維繫，以致當中的人和情，重燃你我互助互勵的精神，迎向困難。」
（彭晴 / 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人）

「一個視障作者，在嚴重缺乏掌握社會資訊的寫作條件下，用他獨特的『游牧視覺』，向你訴說他眼中所觀察的社會脈絡。」

（盧勁馳 / 詩集《後遺》作者、詩人）

ISBN 978-988-19372-0-9



定價：港幣五十八元